



春夏子规啼

| 王土龙

盛夏的一个清晨,不远处又传来了八声杜鹃的啼鸣。这两只八声杜鹃早在暮春就迁徙而来,每到雨夜就彻夜悲鸣。春深夏浅的繁殖期一过,我以为它们会销声匿迹,没想到七月的晨昏仍可以听到它们熟悉的啼声,不免有些惊喜。

八声杜鹃,因鸣声八声一度得名,是一种闽南常见的杜鹃。它们喜欢栖息在城镇和农村周围开阔的树林,繁殖期间常整天鸣叫不停,尤其是清明、谷雨的雨夜,鸣叫更凄切哀婉,故名“雨鹃”“哀鹃”。苏东坡写“潇潇暮雨子规啼”,恐怕听的就是它的啼声。八声杜鹃啼鸣先慢后快,极像闽南语“小小”“小小弟弟啊!”的发音,因此在闽南流传着这样一个凄美的传说。

传说古时有一个男子常年在外谋生,将前妻生的长子交给继配抚养。后母心肠歹毒,偏爱自己的儿子,将长子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幸好弟弟心地善良,经常想方设法暗中保护哥哥。有一年清明前,后母交给兄弟俩每人一包豆种,要他们各自到荒地去种豆,等到豆发芽才能回家。弟弟知道母亲给哥哥的豆种已经被炒熟,不能发芽,临时就央求哥哥互换了两人的豆种。几天后,看到哥哥回来,后母十分惊讶,赶忙去找弟弟,可却再也找不到弟弟。后母失声痛哭,道出真相,哥哥听后悲痛欲绝,发誓一定要找到弟弟,于是到处呼喊:“小小,小小弟弟啊!”不幸的是,哥哥悲伤过度而死,魂魄化作了一只鸟,每到暮春就深情呼唤弟弟归来。这只鸟就是八声杜鹃!

除了八声杜鹃,鹃形目杜鹃科家族成员还包括大杜鹃、中杜鹃和小杜鹃等。大杜鹃就是众所周知的“布谷鸟”,只可惜它和中杜鹃在闽南并没有分布。小杜鹃像个归隐林泉的酒徒,啼声是欢快的“不如买酒喝”,闽南山林也能偶遇。啼声最恐怖的杜鹃,则归噪鹃莫属!雄噪鹃的羽毛和乌鸦一样全黑,虹膜深红,常在荒郊野岭“狗吠”似地鸣,听起来十分的瘆人。



在古代,杜鹃又名子规、鶗鴂,是文人墨客喜欢吟咏的对象,其文化内涵丰富多样,但都萦绕着一种悲情氛围。在文人笔下,诗人经常借助这个意象来寄寓伤春之情,抒发别离之思,感叹亡国之殇。辛弃疾“绿树听鶗鴂。更那堪、鶗鴂声住,杜鹃声切”、柳永“听杜字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和李煜“子规啼月小楼西”便是这样的名句。有意思的是,杜鹃还有个“谢豹”的别称。唐代刘焘《树萱录》记载:“昔有人饮于锦城谢氏,其女窥而悦之。其人闻子规啼,心动即谢去。女恨甚,后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鸣,使侍女以竹枝驱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规为谢豹。”这个痴情的谢家姑娘将子规啼鸣当作豹鸣,为杜鹃增添了些许喜剧色彩。

杜鹃最悲情、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是杜鹃泣血的典故。相传周朝末年,杜宇称王于蜀,人们尊称他为望帝。望帝立鳌灵为相,后禅位于鳌灵,归隐西山修道。不想鳌灵上位后独断专行,不再体恤百姓的生活,甚至霸占了望帝的妻室。望帝心系家国,抑郁而终,灵魂化为一只鸟,每到暮春就日夜悲鸣,直到口中滴血。人们闻之凄侧,称它为杜宇鸟,望帝鸟。白居易的“杜鹃啼血猿哀鸣”和李商隐的“望帝春心托杜鹃”诗句都化用这个典故。

望帝鸟的啼声,有“民贵呀”和“不如归去”两种版本。根据啼声推断,“民贵呀”是鹰鹃,“不如归去”则是四声杜鹃。鹰鹃因羽色极似苍鹰而得名,其啼声清脆洪亮,为三音节,声似“米贵州”,故又名雀。鹰鹃多隐身于开阔的山林,繁殖期间在闽南山区几乎日夜都能听见它的啼声,但空间其声难见其形。夜间鸣声尤其凄厉,越啼越亢奋,声声入耳。李白《蜀道难》有“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一句,说的应该就是它。四声杜鹃的啼声四声一度,简洁明快且富有节奏感。

令人心生怜悯的悲情之

夏至过后,早稻日渐成熟。广袤的田野里一片金黄,稻穗沉甸甸的,一穗穗压弯稻秆的脊梁,低垂着脑袋,似在诉说着成长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微风拂过,金色的稻浪层层叠叠,如海浪般翻涌“沙沙”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恍惚间,辛弃疾笔下那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词句,便从记忆深处跃出,与眼前的景致完美交融。

已经好久没见到这般田园盛景。眼见之时,已到稻田间。每走一步,我的心就像这片翻滚的稻浪,起伏不定,久久难以平静。往昔那些与稻田相伴的岁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早年,家中种了不少水稻。每年夏至之后,稻谷渐渐退去青涩,开始慢慢变金黄,不久就熟了,仿佛一夜之间,便到了收割的时节。收割稻谷,讲究个“看”字,一般要先到稻田里观察稻谷的成熟度,比较早熟的先割,稍晚熟的便留待后割。这收割的时间,更是要紧紧赶在大小暑期间。这时,学校恰好也放假了,家中的小孩子可以帮衬。孩子们穿梭在稻田间,虽稚嫩的双手沾满泥土,却也能为大人们省下不少力气,那田间的欢声笑语,为忙碌的收割季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然而,这收割的时节,台风常常“大驾光临”,闽南语有云:六月十二,不是台风就是雨。言下之意,便是每到农历六月十二,多半会有台风造访。即便没有台风,天边也会起阴云,或乌云密布,似有下雨的迹象。还有一句:六月十二落没到,六月十八落透透。说的是若六月十二没下雨,那六月十八必定会大雨倾盆,让人猝不及防。正因这些流传的谚语,大家都争分夺秒割稻,尽量赶在六月十二前后收割完所有的水稻。

可是,现实总难遂人愿,碰到“落雨天”或台风天,没收割的稻谷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倒伏在田里。若稻谷浸在水里,很快就会发芽,辛苦一季的收成便毁于一旦。可即便抢在风雨前收割回来,遇上连日阴雨,没了太阳晾晒,堆在家里的稻谷同样会发芽变质。那段日子,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大家一边要争分夺秒地抢收,一边要绞尽脑汁地处理刚收回的稻谷,整个夏天忙得不可开交。此刻,再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才真正体会到这字字句句中蕴含的艰辛与不易,每一粒稻谷,都是农人们用汗水浇灌而成,又怎能不让人倍加珍惜?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又是一个丰收年,城乡之间,处处弥漫着醉人的稻谷香。只是,我已不再躬耕垄亩,无需再经历那紧张忙碌的抢收抢种。但往昔在稻田里的点点滴滴,依旧镌刻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如陈酿的美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醇香,每当闻到这熟悉的稻香,那些画面便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站在这金黄的稻田边,看着农人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不禁想起范成大笔下“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田园生活。虽然生活方式变了,可那份对土地的眷恋,对丰收的期盼,却从未改变。这稻花香里,承载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无数人挥之不去的乡愁与难以忘怀的岁月记忆。



蛙声十里出山泉

| 洪春锦



文,到深圳坪山找务工的丈夫景荣,自此开启了三口之家的南漂生涯。

虽然儿子尚小,但阿英和丈夫已经在为他的将来谋划。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并不轻松,阿英总是不时提醒丈夫:“如果没有把儿子培养出色,我们这辈子就是失败了。”

景荣在厂里上班,阿英为了照顾儿子,只能在老乡的厂里做一点零工。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培养儿子的阅读习惯,每次作业都认真检查,每一两周就会带他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平时,为了不让儿子看电视浪费时间,阿英甚至把电视遥控器藏在包里去上班。

景荣说,妻子重视教育的观念受他叔叔影响很大,对待儿子的教育比他还“狠”,心比石头还硬,要求十分严格。

景荣是在镇里的福利院认识阿英的,两人境况很像,后来就走到了一起。每次看到身边一些亲戚的小孩读完初中就因各种原因辍学,阿英总会不断惋惜。

在父母的用心培养下,嘉文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中考时,他本来有机会去读更好的高中,但这些学校离景荣做工的地方有三四十公里,夫妻最后还是决定让儿子就近在深圳龙城高级中学读书。

高中时,嘉文的成绩一直排在学校的前列。他的玩伴志远,则在深圳市高级中学努力拼搏。

四

志远的父亲奕碧,高中毕业后就参军入伍,之后也到深圳务工。奕碧和景荣两家的租处离得不远,经常在周末相约带小孩到图书馆看书。

当年由于填错高考志愿,奕碧和读大专的机会失之交臂,这一直是他心中的遗憾。他自小给儿子讲景芳读书的事,心里期盼儿子也能读书成才。

他常和儿子说,一定要向好的人看齐,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要认真读书,将来上个好大学,学好本领才能为国家多作贡献。

儿子很听话,也很努力,从小学开始成绩一直排在班上前列。

珊妮的父亲福顺做的是屠宰工作,母亲在针织厂上班。让福顺欣慰的是,女儿自小读书就很自觉,成绩优秀,他们不怎么操心。

珊妮从鹏峰二中考上国光中学后,福顺开车送她去报到。一路上他就在想,自己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如果将来女儿也能像景芳考个硕士、博士,那他这辈子也就值了。

自此,福顺开启了每周接送女儿的生活。他说自己读书少,有很多不懂的,但只要女儿有什么需要,理由正当,他一定会想办法办到。

只是女儿太懂事了,父母平日里起

溪水潺潺而过的小山村,同时冒出这么多优秀的学子,不由让我想起了齐白石的国画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

远山之下,乱石之中泻出一道急流,几只小蝌蚪正摇动着尾巴悠然而下,四周是广阔的水面,此起彼伏的蛙声好像回荡在山谷之中。

福顺说,这世上没有天才,只有靠后天努力。愿每一只山涧蝌蚪,终能游向属于自己的蛙声十里。



大暑,飘远的诗行

(外二首)

| 乔志兵

你数着柏油路上的裂痕
这是阳光揉碎的星子
藏着赤道以北的秘密

一场漫长的暑热
等待某个汗珠坠落时
老榕树把影子叠成三折
风经过时
所有叶脉都在轻轻摇晃

滴落的汗水在某个拂晓前
凝结成飘远的诗句
最早一缕阳光掠过它的顶端
远处的塔吊在晨色里
干巴巴地伸直手臂

大暑里的烟火

晾衣绳上的被单晃了晃
接住半片云的影子
阳光把影子钉在墙根
蝉被烤得哑了声
穿堂风卡在旋转门缝隙
商店的冷气机吐出白雾
穿拖鞋的人踩过光斑
啤酒瓶在垃圾桶里叮咚作响
有人捧着冰棒走过斑马线
热浪从下水道口翻涌而上
傍晚的柏油开始呼吸
烧烤摊的烟火撞进路灯
整个夏天的星子挂在天边

漫长的大暑

空调外机吐出的热浪
黏在纱窗上发酵
十寸厚的暑气
冰镇在大气外层
星星翻着肚皮
风扇把影子切成碎块
你数着地砖缝里的热气
通往北极星的滑梯
按下隐形按钮的瞬间
所有汗水都逆向流回毛孔
蝉被压缩成饼干
植入银河旋转的木马
你坐在冰镇过的月光里
看地球仪上的赤道
渗出薄荷味的漫漫晨雾

嘉文的父亲景荣,是景芳的堂弟。

2007年,阿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嘉